

第二十六章 爱洛依丝的心

此前我们讨论过描写骑士爱情的经典代表作：《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朗斯洛和吉尼维尔》和《帕西法尔》。话题涉及作者对骑士爱情形成与发展富于想象力的描写。另有一种对中世纪激情的阐释路径——从文学的虚构转向关注一个真实的女人。她爱上一个有血有肉的男人，与所有虚构的情侣的伤心故事一样，真切感人，催人泪下。她的故事动人之处在于：这名修女的心因爱一个神职人员而狂跳，她彻底投入爱中，忘掉了自我。

从来没有哪一对男女的爱情故事，比阿伯拉尔与爱洛依丝的爱与哀愁更为世人所熟知。这种名声是积极正面、理所应得的。这是一种伟大的爱，其发展过程是一个完美灵魂的悲剧。作为一个名人，阿伯拉尔是思想活跃的年代里知识界的荣光。他的恋爱故事和思想活力双双成就了他的身后之名。爱洛依丝则因与阿伯拉尔的恋人关系而闻名于当世。他作的诗歌让她声名远播。她是流传至今、世界知名的恋爱女杰。然而，在那些被爱洛依丝的故事所打动的人中，很少有人知道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具有一颗令人敬慕的心。她在经年的考验中，表现了坚强性格和爱的能力——包括为爱的信念倾注全力去爱的能力，饱满的感情和在令人不快的环境里发出的强烈情绪与情感——一种能令人触摸到、想象到的深深的激情。

阿伯拉尔尽管智力超群，但并非性格上的巨人。他是一个自负、不会体谅人的男人——热衷于挑战师辈，超越他们，作他对手的眼中钉、肉中刺。但最终，他自己的不幸和爱洛依丝极富自我牺牲精神的高尚的爱净化了他。最后，他的爱也算配得上爱洛依丝的爱了，虽然爱洛依丝的爱从一开始就比他来得深沉而且高尚。对阿伯拉尔来说，恋爱在人生中只是一个偶然事件，只是人生的一个要素。而且，在他们的恋爱记录中，爱洛依丝的爱表露无疑，而阿伯拉尔却没有。因为以上原因，正是爱洛依丝的心显露出爱的伟大，在12世纪时已使人伤心落泪；也正是她的爱能告诉我们中世纪人爱的能力。以下故事，讲的是中世纪妇德、罪恶、悔过，心境最终归于宁静的故事；至少也是一个关于先闭紧嘴巴，然后不可避免地大声抗议的故事。

阿伯拉尔之所以出名，缘于两样东西。一是暴风骤雨般的学术生涯¹，一是和教士外甥女的恋爱故事。先让我们来读读他的自叙，其中有一些片段披露了爱洛依丝对他深沉强烈的爱。我们先从《痛史》(*Historia Clamitactum*)中，取“致友人”这封信来看——此信明显是想要流传于世的一封公开信。

“从前”，他写道，指的是在巴黎度过的那段时光。他正值36岁左右的年纪，在巴黎的神学院里作讲师，名声正如日中天。

“从前在巴黎，有一名女子叫爱洛依丝，是大教堂主事弗尔贝（Fulbert）的外甥女。她一心希望能接受最好的人文教育。她的面容并不标致，学问却罕有其匹。这种在妇女中少有的成就，令她名声鹊起。

¹ 参见 *post*, Chapter XXXVII., I

我一直过着严谨的单身生活。当我举目四顾时，发现她身上集中了作为恋爱对象所具有的一切浓情魅力。综合考虑了我的名气与好名声，以及她对人文的热爱后，我觉得我的成功不容置疑。心里一旦腾起了爱的烈焰，我就琢磨着如何亲近她。我心生一计，借口现在的住处需要我自己收拾，有碍我的学术研究，得以搬进她舅舅家吃住。朋友们很快把这个信息传开了。那个老头有点吝啬，但很希望外甥女受到很好的教育。他很信任地把她交给我教，求我利用在外授课之余的所有时间给她上课，授权我全天都能见她的面，在必要时管束她。我感到惊讶，他竟然头脑简单到把一头嫩羊羔交给一头饿狼照管。因为他授权我动用权威惩戒她，我发现如果爱怜不能赢得我的猎物，我可以用威胁和打击使她屈服。很明显，他被自己对外甥女的爱和我自己的好名声所误导。接下来的事就不用说了。我们先是走到了同一个屋檐下，接着两颗心也走到了一起。我们把时间都放在了恋爱上。我们的书在眼前摊开着，但我们谈情说爱的时间远超过了谈论哲学的时间，用来接吻的时间远多于谈论三段论的时间。将我们的双眼拉在一起的是爱情，而不是书里的课文。为了避免引起怀疑，我们有时会有一些争执，但是那是出于爱，而不是出于不满，它们不代表愤怒，而是代表一种最甜蜜的温柔。我们俩初尝爱的滋味，怎么都尝不够。我越是耽于其乐趣，就越是荒疏了我的哲学与教学——这些东西现在变得多么乏味啊！我做事情效率不再高，在讲台上只是重复从前讲述的东西。我要是偶尔提笔创作，那准是以爱情为主题，不再讲论哲学秘密了。你知道这些爱情诗多么受人欢迎吗？已在到处传唱了。可是我的学生们，他们对我心不在焉的抱怨与痛惜有多么强烈啊！这种明显的激情隐藏不了，除了弗尔贝外人皆知。人们往往是最后一个才知道自己的耻辱。但人人都知道的事掩盖不长，几个月后他就什么都知道了。哦，那个舅舅真是伤心透顶，被拆散的情人也一样。我倍感耻辱，对女孩的痛苦倍感痛心！我的耻辱也像暴风雨一样给她极大的痛苦。我们谁都不抱怨自己的处境，只为对方所承受的苦忧心。”

虽然阿伯拉尔被爱洛依丝的苦情所打动，他也感受到了他自己在一度爱慕的世上，苦难已来临。但信中深深打动爱洛依丝的是：首次提及她对他的忘我之爱——我的不幸是怎样的一场痛苦的暴风骤雨啊！（*Moeroris aestus*）。这些艰难困苦来临时，爱洛依丝从不计较自己的痛苦，除非这种痛苦成为带给阿伯拉尔痛苦的根源。

阿伯拉尔接着写到：

“我们的肉体隔离反倒使灵魂更紧密相连，激起更炽烈的爱焰。耻辱自己过去了，使我们不再觉羞辱，对满足爱而言，耻辱简直不值一提。不久之后，女孩知道自己要作母亲了。在狂喜之中，她给我写信问我该怎么办。有一天夜里，按我们约定的，当弗尔贝不在家时，我偷偷地把她接出，送到了我在布列塔尼乡下的家。她和我姐姐住在一起，一直到她生下一个儿子。她给他取名亚斯特拉布（*Astralabius*）。

那个舅舅回到家里，发现人去室空，勃然大怒。他不知拿我怎么办才好。如果他要杀我，或给我身体造成伤害，他又怕深爱的外甥女在我的布列塔尼亲人手中受苦。他也捉不住我，因为我防范极严。最后，出于同情他的痛苦，也因他的痛苦由我导致，从而引起我的悔过之心，我请求他让我去见他，向他保证尽量满足他提出的要求。我向他说明：我的行为，在那些感受过爱的力量的人那里，是微不足道的，或者只要想想有史以来多少伟大的男人都被女人所击倒，就能原谅这种行为了。我当即提出条件，比他希望的更满意——我要娶我所玷污的女子，只要婚礼秘密举行，不要损害我在人们心中的形象。他同意了，发誓保证忠诚，也保证了他朋友的忠诚，在和好时连连吻我——这样他就能更容易地背叛我。”

要记住阿伯拉尔是一名教士，因为他身为人文与神学教授的职业关系，可称他为神职人员。但他从未授神职，所以是可以结婚的，但一个神职人员的失足可能会被人遗忘，婚姻却让人觉得对他的职业发展有损，因为像这样一个著名的神职人员，最自然的企盼就是从事圣职。然而，他还是把爱洛依丝从布列塔尼接回来，准备娶她为妻。

她现在所持的立场表明了她的想法，也表现了她的心情。

她强烈反对，提出两点理由反对结婚，那就是，会把我牵扯进其中而引起危险与羞辱，她发誓——后来也证实——任何一种安排都不能令她舅舅泄愤。她问道：她让我背上不名誉的污点，使我们两人都蒙羞，怎样才能从我那里得荣耀？若她使这样一个名人受损害，世人将会对她施何惩罚呢？一旦结婚，会有何样的诅咒，对教会的损害，哲学家的惋惜，会由此而生呢？上天创造为众生服务的一个人，却宣告他只属于一个女人，并且使他蒙羞，这多么不道德，多么令人扼腕叹息呢！至于她的内心，她强烈抵制这桩婚事，因为这对我是彻头彻尾地不名誉的，是一个包袱。她细列了婚姻对我的羞辱与不便，并且引用使徒保罗奉劝人规避婚姻的话来说服我。若我不听福音的劝告，也不听圣人所言婚姻之轭的警告，我至少应听听哲学家的话——西奥佛雷特斯关于婚姻不可忍受之罪的言论，参考西塞罗休了特任霞（Terentia）之后不肯再续娶，因为他说他不能同时要哲学又要老婆。“或者”，她接着说，“把研究工作与妻子之间势不两立的关系置之脑后，考虑考虑一个已婚男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吧。你不可能同样细心地关心你的妻子和你的哲学、讲课和女仆，典籍和摇篮，书本和捻线杆，羽毛笔和纺锤，你如何能使这一切协调一致？一个需要在神学或哲学的默想中沉思的人，怎么能忍受婴儿的啼哭，摇篮曲和男女仆役嘈杂喧闹的干扰呢？他怎么可能受得了因幼儿造成的经常不断的肮脏？富人可以做到，他们在豪华的宫殿里，不必为开支费用操心，不必天天因物质上的忧虑愁眉不展，但哲学家没有这种条件，必须为金钱和物质费心操劳的人，无法专心致志于自己的神学或哲学著作。”

这样表白过之后，爱洛依丝又进一步引经据典，给自己的论点寻找支持。她用的引言是塞内加的话，举的例子是犹太和外邦人名流与基督教圣徒们的故事，他接着说：

不应由我来指出——我不应该来指教密涅瓦（Minerva）——奥古斯丁等人已指出——那些称为哲学家的男人们过得多么严肃认真，克己自律，做人学与做学问，一向如此。若俗人与教外人士，不受宗教职业的束缚，如此活法，尚可原宥。你，作为一名神职人员与教士，不应把对低级乐趣的追求看得高于神圣职责的乐趣，也不应让你自己被这个卡律布迪斯（Charybdis）漩涡所吸走，在肮脏尘世不可救药地被闷死。你若不在乎预备修道士的职位的好处，至少要保护你作为哲学家的尊严。如若你蔑视对上帝的敬畏，但要让对体面道德行为的爱胜过放肆的冲动。记住：苏格拉底被妻子所困，在一场可憎的事故中清除这个哲学上的污点。其它后来者可能都更小心了，哲罗姆在书中提及：乔维林（Jovinianus）有一次经受了赞西比亚（Xanthippe）在楼上大发雷霆之后，被浇了一身泔脚水，只是冷静地说，‘我知道雷鸣过后必然下雨。’

最后，她说我接她回巴黎会很危险。若称她为情人，这对我体面，对她更温柔。爱本身就能使她属于我，而不是婚姻锁链的束缚力。若我们分开一段时间，我们再重逢的时间就因其罕有而更珍贵。最后，若

在她规劝之后，仍不能使我从愚顽中改变，她也不能忍受使我不开心。她和着泪水写道：只剩一件事，在我们身后，此后的痛苦不比在之前的欢乐少。她这句话简直不缺乏预言的精神。

爱洛依丝的思虑表露了她伟大纯真的爱，他对阿伯拉尔利益的绝对奉献精神。另一个引人入胜的地方，是她的知识学问。她的推论是有道理的，她说得很对，婚姻对阿伯拉尔会带来巨大损害，对她也没什么好处。如果我们把婚姻对男女关系纯洁化的意义撇开，我们也看到了这一点。婚姻纯洁男女关系在中世纪不是普遍流行的一种感觉。在基督的眼里，婚姻是神圣的。但在接下来的世纪里，人们看到僧侣主义与牧师独身的兴起，就对婚姻促人圣洁的神圣性持怀疑态度了。一种活法不能在另一种更圣洁的活法面前夸胜，这在基督教中更显其真。教会对人的理想化的行为准则定得如此高，以致一切达不到最高标准的东西都不予考虑。从蛮族入侵，到加洛林时代，再到中世纪，都有足够的野蛮性与强横来破坏，或阻止婚姻的高标准。查理曼不是因为修院制度，而是他自己的半野蛮人的身份，加上好色的本性趋使，而随心所欲地结了一次又一次婚，还拥有很多情妇。那些无数的中世纪贵族和王侯，不管粗鲁还是半文明化，都好不到哪里去。这是野蛮原始的性欲，不是修院制度的影响。但另一方面，教会总是在这些半野蛮半文明的俗人中，宣扬基督徒男女的最高理想是处女或处男独身。教会内批准婚姻，但不赞扬提倡或高举它作为引向圣洁生活的条件。这就是爱洛依丝出生与成长的社会中的心态与风尚。在她的心中，有关于她自己和她的恋人的潜意识因素在作怪。她的爱既投入、专注、又无私。毫无疑问，在任何社会条件下，爱洛依丝都会为阿伯拉尔牺牲自我。然而，对她而言，婚姻对爱情增添不了什么，它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束缚性授权，爱情并不因婚姻而纯洁多少。在她心目中，一个身在阿伯拉尔当时处境中的男人缠绵于一段短暂的“爱”(Amour)，比被她激情的锁链捆绑要好，因为婚姻会不可挽回地毁了他的事业发展，至此，她的思想或阿伯拉尔的思想却受教会思想环境的影响，婚姻也似乎是对一个充满激情与罪恶的状态的永久解决——激情与罪是最好都要远离的两样东西。对她而言，像她自己坦白的那样，婚姻会带来耻辱而非恢复。她作为一个神职人员的情人，婚姻将使她成为他放弃神职的共谋犯。作为帮凶，也会打破既定目标，更不要说会使誓言失效了。最后，那时没有明确荣辱界限，来区分私生子与合法生子的问题。爱洛依丝想都没想为他儿子，而要求他的生母成为他的生父的妻子。

“把儿子留给我姐姐照看后，我们悄悄地回到了巴黎。不久之后，在一个教堂里庆祝宗教节日的前夜，我们与她的舅舅以及双方的朋友一起在黎明时举行了结婚仪式。我们结束后就悄悄各自离开了。我们后来只在私下约会，以便掩盖我们所做的事。但她舅舅和他的管家立刻宣布了结婚的消息，违背了他的诺言，她立刻激烈抗议，发誓说那是假的。她舅舅为此非常生气，对她极尽刻薄之能事。我发现了这一情况，就送她去巴黎近郊的阿根特(Argenteuil)修女院，她曾在那里受教育。在那里，我命她穿上修女的全副衣裳，唯独不戴头罩。听说了这些后，那位舅舅和亲戚们认为我愚弄了他们，逼爱洛依丝成为一名修女，从而把她从他们身边完全夺走。所以他们贿赂了我的仆人，他们乘黑夜要暗算我。我在睡眠之中，他们用一种残

忍、不可弥补、也是邪恶、耻辱的方法报复我。有两个下手做坏事的罪犯后来被捉到，遭到了报复。

到了早晨，全镇的人都聚到了一起。他们尖叫着，为我的苦境而难堪，特别是教士与神学生，我由此更觉受辱，比我身体上受的痛苦更深。我想到了我被毁的前程，我的清誉蒙垢，接着又想到我在犯最大过失的地方得到了上帝的公正审判。弗尔贝理所当然地用背叛报复了背叛。但我的形象在世人眼中会何等难堪啊！世人会怎样在我背后指指点点啊！我也惊恐地想起了黎凡特法（Levitical Law），依此法我会成为教会的诅咒而被抛弃。²在这可怜的耻辱袭来之时，——我承认转意归主的一时强烈冲动使我到了隐修院，在她心甘情愿服从我的命令披上头罩之后，步其后尘。我成了圣丹尼斯修道院的一名修士，她成了阿根特修女院的一名修女。很多人请求她不要为她的青春套上那副轭，此时她动情地哭了，发出了科妮莉亚的哀叹：‘哦，伟丈夫！却不配上我的婚床！财富能左右如此高傲的头颅吗？为何我这个小信的人，嫁给你也带给你不幸？接受这些罚金吧，我甘愿付出！’³说完这些，她径直走到神坛边，接受了主教祝福过的面罩，在他们面前起了誓。”

阿伯拉尔的《痛史》转而谈论和爱洛依丝无关的一些麻烦。他与圣丹尼斯修士的不和睦，和其它修士的不和——其实，除了那些学究外，和每一个人都有别扭。还有他在苏瓦松公会议(Council of Soissons)受到的指控，他的《论一而三的神》(De unitate et Trinitate divina)被当众焚毁，以及各种其它的麻烦。直到最后，作为退路，他在阿狄松(Ardisson)左岸建了小讲堂。他给它命名为“圣灵修道院”(Paraclete)，在此又开始授徒。他后来被选为布列塔尼修道院的院长，发现手下修士都是些野蛮的畜生，而不像僧侣。就是在那里，他写了《痛史》。

圣丹尼斯的修士从未原谅过阿伯拉尔说他们的伟大圣人不是狄奥尼修斯，这个听过保罗讲道的人。他们的院长现在更进一步证明这块土地有一个古老的名头，现在这里是阿根特修院。“在其中，”阿伯拉尔接着叙述：

“她，一度是我的妻子，现在是我在基督里的姊妹，已罩上了面罩，此时是修女院院长。她和修女们被粗暴地赶出来。这个消息传来时，我认为是上帝要让我记起无人居住的圣灵修道院。我到那里，邀请爱洛依丝和她的修女们来住在这里。他们接受了，我就把圣灵修道院送给了她们。此后，教皇英诺森二世(Innocent II)同意把这处地产交给她们和后继者作永久居所。在那里，她们一度陷入穷困。不久，慈悲的神表明它本身是真正的安慰者，甚至感动了当地的居民同情怜悯她们，她们很快就不缺乏什么了。的确，因为女人是弱者，她们的贫乏更容易令男士动容，她们的美德也更容易让人对上帝与人奉献感恩。上帝使我们的姊妹赢得了众人的喜爱。主教们，男修道院长们把她像姊妹一样爱，俗人们把她像母亲一样爱。他们都对她的虔诚、智慧和凡事忍耐的心赞叹不已。她很少抛头露面，好安静地在自己的房里清修、祷告、默想，但人们更渴望得到她在灵命上的指引。”

这里说的在密室中的沉思与祷告中到底想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并非所说所想都与天国有关，有修女院院长写给她的前男友的第一封信为证。在爱洛依丝与众修女安顿下来之后，阿伯拉尔极少前往圣灵修道院，虽然她们需要他的指教。

² 《利未记》(Lev. xxi. 20); 《民数记》(Deut. xxiii. 1)

³ 见 Lucan, *Pharsalia*, viii.94

他的到访会引起太多的流言。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痛史》辗转落到了爱洛依丝手中,引出了这封信,好像是沉默很久后才发出的,离她当修女时已经十年整。抬头是这样写的:

“你的婢女,不,你的女儿;你的妻子,不,你的妹妹!向我的主人,不,我的父亲;我的夫君,不,我的兄长致意;你的爱洛依丝向我的阿伯拉尔致意:”

“你的信,亲爱的,是用来抚慰一位朋友的,碰巧落到了我手里。看到第一行得知是谁的信,因为我对写信人的强烈的爱的缘故,我就热切地想读信。我也想从信中重新拼接起被我毁掉了余生的那个人的完整形象。这些话带给我的是茶汁与苦艾,因为它勾起了我们相交的痛苦往事,和无止境的厄运。哦,我的唯一的爱。的确,这封信或许能说服朋友,他的麻烦没你的大,因为你说到了和你如影随形的背叛与逼迫。你的敌人的无情与你的光荣的书籍被焚。假弟兄的阴谋诡计,修道院那些你称之为儿子们的邪恶的庸碌之辈。没有一个读者读完它不潸然泪下。你的危险也使我的哀痛死灰复燃。在这里,我们惊惊惶惶地担忧你的生命,每天都心里发颤地等待着你的死讯。以耶稣基督的名义,现在上帝已把你拥为己有,因此,这些上帝和你的软弱仆人,好靠着你的频频来信,知道游泳的人在狂风暴雨中的那种惊悚恐怖,让我们与你同在,作你的痛苦与欢乐的分享者。那些哀痛的人们可以从与之同感哀痛的人那里得安慰。一个众人分担的担子就会轻省许多。如若这场风暴平息,我们会很高兴地知道它。不管这些信中有什么内容,至少它们表明我们并没有被遗忘。塞内加在他致露西莉娅(Lucilius)的信中说过,一个别离的朋友的信是很甜蜜的。当没有邪恶势力能阻止你给我们奉献这种乐趣时,请不要让忽视成为一种障碍。”

“你写那封长信来用你自己不幸的故事安慰另一个朋友,这封信勾起了我的隐痛,使我们的不幸更甚。把这些新伤痕抚平吧,你欠我们的不只是一个普通朋友之间的友谊,我们之间远超过友谊,实为至亲的至交,我们都是你的女儿。你是在上帝之名之外,独立创建此处修院的人,也是建立这个讲堂与发展这些会众的奠基人。这个为神圣的目的栽种的工是你所做的,但娇嫩的树苗需要不时地浇水。那些对敌人付出了这么多的人,应该为他的女儿着想一点。把那些人撇在一边吧,想想这里有我,而你亏欠我,你对所有女人所起的誓,你应对你的唯一真正忠心专一。教父们为修女们写过多少书,为的是她们的灵魂升华和得教益!我很惊讶于我们皈依之初你的健忘与衰弱。既不是出于敬畏神,亦非凡夫如我辈之爱,亦非效法蒙福的教父的榜样,你应当用言语或通信安慰我,这个凄凄惶惶,被悲伤压倒的人。这种更深沉强烈的义务是因为你我之间的婚姻的神圣性。而我,人人都能看出对你有不可言传的爱意。”

“我的至爱——你知晓——谁不知晓?——我是如何爱你迷恋你,——一次可耻的背叛行为把你从我这里夺去,也让我失去了我自己。我越伤心,越需要人安慰。我不渴求别人的安慰,我只渴求你的,因为你是我伤心的原因,也能使我的心得安慰。你现在是唯一一个能使我伤心,高兴,或得安慰的人。你就是欠我这种抚慰,因为我已恭顺地听你的命令,不想违背你。我忍心让自己为了你的命令而自己受苦。不,更有甚者,爱情转化成疯狂,它让自己对最希望成就之事再不抱幻想。现在我顺服地换了我的衣裳和我的心,以证明你是我的身体与灵魂的唯一主人。神晓得,我仅仅追求拥有你本人,而不是你拥有的。我不求婚约,不求聘资,不求享乐,不求自我颐指气使,而是你整个人本身。如果妻子的名份更神圣更有力,情妇(Amica)这个词——甚至——不要生气!——姘头或妓女对我而言更甜蜜,因为我越贬低自己,我越想获得你的垂怜,我越是不会损害你的荣光。这些你都是感恩地记得的,因为你屈尊在你致友人的信中指出——为何我更愿保持爱情而非婚契,自由而非锁链的某些原因,但非全部。我呼叫上帝来查看我的心——

一假若全世界的主宰奥古斯都来向我求婚，愿与我分享统治其国度的权力，我仍觉得做他的皇后不如做你的娘子来得荣耀尊贵。并非更富有更有权势的男人就是最佳人选，那事关财富，而此事仅与美德相连。一个女人若见着富人就迅速地把自己嫁了，看中的是丈夫的财富而非他本人，而见着穷汉就避开，那她就是一个庸人，这种女人只配得赏钱而非爱情。她不是找一个男人，而是在追求货物，如果情势允许，她会向另一个更富有的男人出卖春色。爱司帕霞（Aspasia）在力图使色诺芬（Xenophon）与其妻修好时就如此讲明了。‘直到你觉得没有另一个男人或女人更可爱之前，你都会不断地寻找你认为最好的那个，希望你与之结合的是最优秀的男人和女人。’这种表述与其说是哲理性的情感，还不如说是一种神圣的情感，或者说是事关智慧，而非哲学。完美无损的爱保持婚姻不受外来侵犯，不靠身体的节制，而靠心灵的纯洁时，这时是夫妻之间神圣的错误与受祝福的欺骗。在某些女人是错误的东西，在我的情形却明摆着是真理。因为他们寄望于丈夫的东西，世人皆知，你都具备。我对你的爱是真实的，没有半点错的。国王与哲人中谁能享有你的声誉？我是说，谁人不会急匆匆地赶到你出现的公众场合，为的是一睹你的风采！贵妇，淑女，小姐，丫环，无不对你钟情神往，无不为你的出现而意醉神迷？！在你远去消失的时候仍引颈顾盼，总想多看你一眼？哪一个国度，哪一个城邦不渴望你的光顾？女王王后们谁没有钦羨我的欢乐与婚床？在你的品性中有两点对女人是致命诱惑——诗才与歌艺，别的哲学家无人有此两样天赋。作为工作之外的消遣，你吟诗作赋，按音律与节拍歌咏爱情，因为它们的甜美感情与悦耳的音乐而四处传唱，你的名也随之口口相传，人尽皆知。你所作的甜美旋律甚至让那些不能识字断文的人也不会忘记你。因这些才艺，女人们渴求你的爱。而且，因这些歌曲唱的是我们的爱，它们使我的名字在四境传播，使我成为同性们嫉妒的对象。什么样杰出的心灵与身体不挚爱你的青春？没有女人，当时羡慕我的，现在不可怜我被剥夺了这些爱的欢乐。那些敌人也因对我的同情而对我的仇视轻多了。

“我已给你带来邪恶的后果，这个你知道是多么无辜啊！不是行为的后果而是做此事的人的用心而犯了罪，正义并不是看一件事是如何发生的，而是看它是出于何种动机。我对你的心意你是知道的，是经过考验的。我执行你的决断，按你权衡的轻重缓急行事。

“告诉我一件事：在我按你的旨意皈依修院后，我就陷入被人遗忘的角落，不再得到你的信和话语的安抚。告诉我，若可能的话，我将说出我的感受，如每个人都怀疑的那样，是欲望而不是友谊使你接近我，是情欲而不是爱情使你诱惑我，所以欲望一消解，你为之曾信誓旦旦的一切也会随之消失无踪。亲爱的，这并不仅是我的看法，大多数人都这么看。如果仅仅是我的想法的话，我的爱情会找到同情者来把我的痛心抚平。我多么希望能找些借口原谅你，也好掩盖我的下贱。听着，我恳求你，听我所求的，这对你很可能是小事一桩，不足挂齿。既然我是为你而生的，至少用誓言口头发誓，你是有口才的，那就让你的形象能保持存留在我的脑海吧。我无奈地指望：若你在言语上吝嗇就在行动上慷慨一些。的确，我在你那里是受过益的，因我一直顺从你，为你的缘故做了一切。当我成年时，我就艰难地发誓做修女，不是出于虔诚，而是遵命而行。若得不到你的肯定，我担这劳苦重担又有何益呢？我可以不要上帝的回报，我从未出于爱他而做任何事。你奔向上帝，我就紧紧跟随，甚至作了前驱与先锋。因为你知道罗得（Lot）的妻子回头观望的后果，你就把我先发派到神那里，受誓言的束缚，接着是你自己。我承认这一不信任的行为本身，使我伤心，使我蒙羞。神知道，只要你发话，我也可以跟着你，或在你之前下火海。我的心和我不在一起，和你反倒在一起。请务必好好看顾它，因为它发现你很良善，它就会安好。身临其境，以感恩换来感恩——以少换多。亲爱的，但愿你的爱对我少一点，这样就对我更具诱惑力，我已使你如此安全，以至你很粗心大意，不在意我。记住我做的一切，切记你欠我的。但我与你耽于肉欲时，很多人不确定我是出于爱还是情欲才做这些事。而现在，结局为开端撇清了罪过，我已使自己不再享乐来听你的号令。

我为自己没保留什么想法，只为成你的人。试想你有多邪恶，因为只要你以少换多，你却给得少，几乎没给，特别是要求不多，对你堪称易事，你却不做。你曾经以上帝的名义在他面前发誓，给予你能给予我的那部分，一封信的安慰。我保证，有这样的鼓舞，我就能更甘心地侍奉神。你过去曾带给我许多乐趣，你给我频频来信，用歌曲让你的爱洛依丝总挂在人的嘴上，在大街上，在家庭里都回响着我的名字。你现在把我向上帝跟前引领，比你过去把我诱向肉欲不是来得更合适吗？想想你的欠债，留心我所索求的，这封长信就此打住——别了，我的唯一的爱！”

评论这封信有点像是亵渎神灵——这个男人已亵渎神灵了吗？他不总是在那里敬拜。爱洛依丝知道这一点，因为她的大爱，她也说到了这一点。特殊用语在她的写作中的应用也是受拉丁修院运动的谴责精神的影响所致。她思路非常清晰，真实记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完美表述了在爱情与婚姻中看到的真与美。全信组织严密，文风披露出作者受过良好的中古拉丁修辞训练。出语谨慎与技巧的运用并不能很深地掩盖作者的这一特点。

作者显然属于中世纪，她的偶尔的啰嗦不是因为她是女流之辈，而应视为一个时代的特征。她引用古代作者极其自然，他们所说的话应该是有说服力的。看看这封信中，她如何公开她做修女的动机。不是出于爱神，或爱天国，而是为了阿伯拉尔的缘故。她没有这种冲动和热情，她的信并未表明她真正自发地倾全力于响应神的呼召。阿伯拉尔是她的神，她始终视之如神明。虽然她一直在关注对宗教话题的思考，我们能看到这一点，然而她作为修女和女修道院院长的身份，迫使她不能不考虑这些话题。

是否有另一封这样的情书，举出这种面临三重阻碍而无望的局面？读者能感受爱情充盈其间，在跳跃，在沸腾，在诉说，在争辩，这种爱真是纯之又纯！这种爱是全天候的，它令这个女人全身心地投入，终生都为情所困，在爱的视野之外，其它不关心的东西都被轻忽，受排斥。这种爱情是极度谦卑虚己的，但能体认到它自身的纯洁与价值，它唯恐勾起一种比它本身卑下的感情。爱洛依丝始终是爱洛依丝，在她的爱中只有奉献与舍己。当形势转趋恶劣，现实变成磨难时，她的心中充满了各种痛苦，新伤旧疤一起出现，直到它必须申明自己有受抚慰的权力。这样一来，爱洛依丝的爱情变成恳求与高要求的爱了。对那个现在恐怕不再考虑激情这一类东西的男人来说，是否是一种包袱呢？他是否愿意再被这样爱呢？在他的回信中，阿伯拉尔没有披露真实的自我。他为已经改变了的自我，似乎设计出一种最忠心耿耿的表象。

“你在基督里的弟兄阿伯拉尔致基督里的姊妹爱洛依丝。”

这个抬头称呼是要柔声提醒他们现在的关系——在基督里的联系。作者又写道：他自从发誓作修道士以来，一直没有写信，不是因为他对她的忽视，而是对她的智慧有信心。他认为他没想到：像她这样一个满有恩赐的人，作为院长，可以安慰他的众姊妹们，竟会需要人教导她如何作女修道院长，她对女儿们的指

导竟会需要劝诫。或者假若她出于谦卑，觉得需要他来指教有关上帝的事情，她会写信，他也会回信，这是神所允准的。感谢上帝使爱洛依丝与众修女的心充盈着对他的安危的挂念，在他痛苦时与他分担苦痛，通过她们的祷告，来自神神圣的怜悯已经保护了他。他急忙赶去送《诗歌唱本》。在那里，他的姊妹，在俗世里与他最亲密的人，在基督里现在是至亲的人，来协助他的祷告。在圣经里经常有宣示，祷告的能量须借着上帝与圣徒们，特别是那些妇女为她们亲爱的人所作的祷告。他从中引用了几段证明这一点。但愿这些话感动她，使她为他祈祷。他为修女们给他献上的祷告而感恩不已。他也附上了一篇简短的祷告辞，那是为求他的平安而作。他吁求她们在每日祈祷时间特别为他代祷。假若神执意要使他落入敌人的魔掌，治死他，或者以任何一种死法，他都恳求他的遗体能运回圣灵修道院埋葬。他在基督里的女儿与姊妹们就可以一见他的坟墓就受到感动，为他祈祷；对一个诚心悔罪的灵魂，没有比这里更安全，更受祝福的地方了，因为那会奉献给真正的保惠师。没有一种基督徒的安葬方式，比埋在向神发誓终生皈依的修女们中间更合宜的了。他恳求她们：现在为他的人身安全挂虑，将来为他的灵魂得救而操更多的心，通过她们这些代祷人为死者祷告而宣示她们在他生前是多么爱他啊。这封信结尾处，不是对爱洛依丝个人所说的私房话，而是自成一段的两行诗（押韵对句）：

你要好好活着，你的姊妹们都好好活着，

你们要好好活着，唯有基督，我在为你挣扎，我的记忆。

如此这般，与爱洛依丝恳求爱情形成对比，阿伯拉尔抬起手，掌心向外，拒斥爱情。他的信忽视了爱洛依丝信中和她心灵深处的一往情深。他的回信虽不缺乏精神之爱的词句，它的调子也不似它表面看上去的那样正式。当阿伯拉尔请求爱洛依丝与其它修女为他祷告时，他是严肃认真的，他渴求她们的祷告的效能。接着，他希望自己被埋葬在她们中间，我们被这一点所打动，这时阿伯拉尔仍是严肃的，——为的是他灵魂的好处——不是出于爱情。这封信激起了爱洛依丝对残酷人生的心灵哭喊。一个反叛的声音从中发出。他不再——至少是故意扮作不再——对她像原先的态度，这样的平静态度与无动于衷令她深感愤怒。但她心里不把它归结为阿伯拉尔的残忍，而认为是上帝的残忍。

“在基督里唯一的爱致她除基督之外唯一的爱：

我唯一的爱，你不顾书信体例和事物的本来次序。在你的信的抬头中，你把我置于你前面，把女人置于男人前面，把妻子置于丈夫前面，把仆人置于主人前面，把修女置于修士前面。把执事置于修道院长前面。合宜的做法是：若写给比自己尊贵的人，就把自己的名字摆在最后，若写给比自己低的人就把自己的名字摆在最前。我们也惊奇，我们应该在你那里得安慰，你却增加了我们的绝望，并且激惹我们流泪，而你本当使我们平静的。当我们读你的信读到末尾时，怎么可能克制住我们的眼泪呢？“如果上帝将让我落入我的敌人的手，任由我被杀害”，你怎么可以那么说？但愿上帝不忘记他的女仆们，让她们没有了你时，

仍能活下去！愿他不让我们过那种比受死还难捱的日子。本该由你来主持我们的葬礼，引导我们的灵魂去见上帝，先把你为上帝收罗来的那些人送到上帝那里去，这样，你就不会再有焦虑感，因为送我们到上帝那里能确保我们的安全，所以你就会更为乐意地跟随我们，在我们之后去见上帝。我的主人，我请求不要用这种最最悲哀的话，在我们死前，就毁灭我们的生命。‘到那一天罪恶已满，那一天都会充满苦毒临到每一个人身上。’塞内加曾言，‘在死之前，何必恶上加恶，毁了生命呢？’

“我的唯一，你曾请求，若你死时，不在我身边，要我们把你的遗体运到我们的公墓，以便你永远存留在我们的记忆里，你可从我们的祷告中得到更大的益处。”

“你是否想过你的记忆会忽略我们的存在？我们若心烦意乱，我们怎么可能祈祷呢？当头脑狂热地与上帝为敌时，用祷告不能平息上帝的愤怒，反倒像怨言一样会激怒他。我们可能啜泣，请求跟随你而不是埋葬你。我们若失去了在你身上的生命，我们怎么可能继续活下去呢？想到你的死亡本身对我们就好像死亡一般。现实将会是怎样的？上帝担保我们不必支付那些引领我们做礼拜仪的人费用；我们能不走上前而不跟随吗？一颗被悲伤压倒的心无法平静。那个惹上了连上帝也会惹上的麻烦的人内心也不会平安。我肯求不要妨碍我们所献身的侍奉上帝的工作。

若你死后，我们还有什么指望？若没有了你这个唯一的安慰，我还能有什么理由将这条朝圣的路走下去呢？我对你的生活唯一了解的就是你还活着。你能否重新出现，对我来说也没有保障。哦！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上帝对我真是残忍！不仁慈的仁慈！命运已将它的利箭全都射向了我！其他人也就可以毫不畏惧它了。假若真的箭簇用得一个不剩，我身上就再找不出地方，可以承受新伤。命运唯一害怕的是：我用死亡逃避它的折磨。可怜而又不幸的人！靠你，我才从众女子中获得提升，也因你，我过得比其他女人更悲惨。我从你这里获得过多少荣耀啊！我现在又被你伤害得多么深啊！

命运曾使我成为最幸福的女人，它也使我成为最不幸的女人。这种伤害最令人气愤的是任何权利都被破坏。我们忘情于爱情的欢乐时，神的严厉把我们分开。当我们把严禁的变为合法的时候，当用婚姻清除了淫乱的污点时，神的愤怒加于我们的身上，不满一个长期遭污染的婚床现在的洁净。一个犯奸淫的男人遭遇到你的这种飞来横祸，就是足足地得了报应。其它人为犯奸淫而遭受到应得的惩罚，你在用婚姻作为弥补手段后，认为万事大吉时受了惩罚。情妇们带给他们的情夫的恶果，你自己的妻子带给你了——不是在我们为了享乐而在一起的时候，而是当我们分开了，过着圣洁生活的时候。你住在巴黎的学校里，我听你的吩咐和修女们一起住在阿根廷；你专心做研究，我和修女们一心祷告读经，在那时你单独一人为我们两人一起所做的事受了惩罚。你一人受罚，而我本应当比你所受的刑罚要重。当你羞辱了你自己，而高抬了我和我的亲属时，你很少把这种惩罚归于上帝或那些叛徒：可怜的我，导致了这样大的一项罪恶！哦，妇道人家总是高贵的男人的祸水！⁴

“魔鬼撒旦知道通过妻子整垮一个男人是多么容易。他把他的邪恶加于我们，你不能通过奸淫整垮的男人，就用婚姻来整垮他。在邪恶手段使不上劲时，用一个善的来引出一种恶的来。我至少应为这一点感谢上帝，撒旦没有拉我去赞同那件导致这一邪行的起因。然而，我的心虽在这一点上是轻松了，但此前有太多的罪让我对那项罪无法自我免责。长期以来，我都是伺候被禁止的欢乐的一个仆人，我因过去的罪获得了今日所受的惩罚。就把邪恶的结局归罪于邪恶的开端吧！让我的补赎弥补我已做下的事，让我长期的悔恨补偿在某种程度上你所受的刑罚！你身体上所受的痛苦，我一直到死都会抱愧，这不能让神满意，至少让你稍微满意一点吧。为了承认我最可怜的灵魂的软弱和易受害，我不能找到向上帝作补赎的悔罪方法，我为了对你所犯下的极端残酷的罪而一直不停地指摘上帝。我对上帝的统治很反叛，我用愤怒激惹他，而

⁴ 爱洛依丝在此处依中世纪风气引用了圣经的一些例子，表明女人给男人带来的厄运和麻烦。

不是用补赎悔过讨好他。因为不管肉体受到多大痛楚，心思却保持犯罪的欲望，并且内心燃烧着同样的欲望，就不能称之为罪人的补赎悔过。很容易在口头上指控自己的罪，并且用身体作补赎，但让心灵不想获得更大欲望的满足，的确很难。⁵我们都体验过爱的欢乐，不能让我对它有不愉快的感觉，也不能将它从我的记忆里驱除。我一转身，它们就压迫我，它们也从未离开我的梦境。甚至在做弥撒的庄严时刻，在做祷告这种最纯洁的事时，它们的幽灵仍来攫取我的灵魂。当我应当为我所做的事哀嚎时，我却为我所失去的叹息。不仅是我们的行为，连我们在一起时所处的时间地点都在我心中挥之不去，而我的身体则会颤抖。哦，我这个可怜人，只配这样为自己的灵魂叫屈：‘我这可怜人，谁能救我脱离这死亡的身体呢？’我还能加上一些随之而来的真理：‘我通过我们的救主耶稣感谢上帝’。我最亲爱的，你也应该有这种感恩态度，通过身体的病痛医治好灵魂的折磨，上帝在对你似乎很严厉时，他也许同时也充满慈爱，就好比一个良医非得让病人受些痛苦，才能挽救他的生命。而我受激情的煎熬，并且记忆的火舌也不放过我。人们不知道我的伪善，所以称赞我很纯洁。人们视肉体的纯洁为美德——而美德通常只属于灵魂而非肉体。我从人们那里得了一些称赞，从上帝那里却没有——上帝是鉴察人心的。人们赞许我很属灵，信仰虔诚，我却知道宗教大部分是伪善的。人们只要不违反人类的法律就会受称赞。或许通过道德的行为就配得上帝的赞扬与接纳——不管动机如何——要避免使教会陷入丑闻，或让主的名遭污损，或者使自己所属的教派名誉受损。或许避开邪恶本身就是恩典。但圣经说：‘远离邪恶，并且行善’，但若不是出于对上帝的爱，光有行为本身是徒劳的。上帝知道我畏惧得罪你甚于畏惧得罪他。并且我决意讨好你甚于讨好他。是你的命令，而非对神的爱，让我披上这套宗教的外衣。我在这里一味忍受，而没有指望得到回报，你想想这种日子是多么苦啊！我的伪善欺骗了你很久，也欺骗了别人很久，所以希望你为我祷告，我没有这种信心，我需要你的祷告，不要不让它们提供援助。不要认为我很完好，而把医药撤掉。要一直想到我也有需要。不要认为我很坚强，不要拖延你的救助。不要再赞扬我，我肯求你。一个精于医道的人不会从外观判断人内在的疾病。你的赞扬更是危险，因为我爱听，并且我总想讨好你。想到我时，要为我担心，而不是对我充满信心，这样我才有望得到你的照顾和帮助。不要引用诸如‘力量是在软弱中变得完全的’或‘人得遵守律法才配得荣耀冠冕’来激励我。我并不在意追求得胜的冠冕，只要能脱离危险我心里就感满足了——避开危险远比投入征战要安全！任凭上帝把我安放在天上的任何一个角落，我都感到满足。圣哲罗姆不是说过吗：‘我承认我的软弱，我不存争胜的心而战斗，唯恐我失败’。为何将有把握的事放弃而追求没有把握的事呢？”

这封信表露了爱洛依丝的心，它有强烈的攫取力与超强的推理能力。虽然在此它的推理被激情所破坏。他的痛苦蒙蔽了她，很可笑，她宣称神意的乖僻，至少，它们光照她时是如此。她的整个身心都投入了这种对女人心的剖白，对他倾注的宽厚大爱的精致表述。不仅从感情的强烈程度——用情之深，全力奉献而言，而且从思想的深度与广度而言，她的爱是伟大的，独一无二的。这封信也表明一个女人被悲惨所逼，以至痛哭，以致想抓住她的平静些的自我将能承受的补救药方。要掩盖一个人从未实施过的欲望与想象，这并不是一种伪善。把这些东西讲出来并不是坦荡，而是诽谤。爱洛依丝被痛苦所折磨，使自己邪恶，更需要别人，比任何时候更甚。然而此信也暴露了她自己，在口无遮拦之中披露了某些真理。毫无疑问的是，她的修女衣饰的确披在了一位伪善者的身上。她感觉的一切——

⁵ 她又从《约伯记》和圣格里高利及安布罗斯作品中引用材料证明这一点。

我们在此看到的是她感觉最差的时候——在世人面前她得扮作虔诚的修女，我们很快会看到她如何逼自己为阿伯拉尔扮修女。

阿伯拉尔的回信充满宗教论点与宗教慰藉。这是自我控制的、坚定的，权威性的，在关于上帝久经考验的慈悲的那些论点上特别强有力。如果这些话不能满足一颗受苦极重的心，至少它们是人们已知的最好的话了。而且，这封信的柔情平和而高雅——还有什么余地可以供你抗议的呢？它们将定会给邪恶两上加斤，让爱洛依丝的悲情式爱情更是雪上加霜。

高调是在称谓上定下的：“神的仆人致基督的配偶”。这封信是把爱洛依丝的思想转移到作修女的使命和灵魂得救的事情上。它把她的抱怨从四个角度来考虑。首先，他把她的名字放在前，因为她自从作主基督的新娘的那一刻起，就变得更超脱了。哲罗姆写信给尤斯特沁（Eustochium），当她变成哲罗姆主人的配偶后，称她女士。阿伯拉尔引用《雅歌》的字句：配偶的荣耀，她的祈祷是如何被良人上帝的仆人所期盼。谈到他的危险处境，甚至死亡的可能性激起她的恐惧，他指出她在第一封信中命他写那些危险；假如他们治死他，她应当视为对他是一种好心的释放。她不会乐意看到他的悲惨处境被描绘出来。哪怕是为她的缘故也不愿。第三，他讲明他对她的赞扬是对她惯于自贬的反拔，正如经上所记，那些自我谦卑的人应该被高举！他警告她假谦卑是虚荣。

最后，针对她抱怨上帝的残忍这个陈旧而常新的话题，他说，她本应荣耀上帝，他认为这种怨毒一发出，对她是如此危险，于他则如此痛心。如果她想取悦他，就不要有这种情绪。有了这种情绪，她就不会讨他欢喜，他们就不能一同得神的欢喜与祝福。愿她有足够的宗教虔诚，不要使自己与他这个向上帝奔跑的人产生距离，愿她在向同一目标奔跑的路上自得自足。他接着说他所受的惩罚是应当的，仁慈的。他从神那里，从弗尔贝那里都应得此惩罚。若她想考虑这个问题，她将在其中看见神的正义与怜悯。上帝使他们免于船毁沉沦，在他们与羞辱和贪欲之间设置了一道屏障。对他而言，惩罚是净化而非剥夺。难道她作为他不可分离的同道，不愿参与这一恩典的工作，她自己也分担罪与宽恕，他也不肯吗？他一想到把她和自己在婚姻里连结起来，神就已发现一种途径可以让他们都归向他。神一直以恩慈怜悯待她，让她带领更多的精神上的姊妹，否则她只能生产肉身的孩童。在她身上，对夏娃的诅咒已转化为对玛丽亚的祝福。上帝已使他们都洁净，上帝喜欢那些归正悔改的人。哦！愿她的心思意念与圣子同住，就是那位被捕捉、拖拽、鞭打、唾面、戴上荆棘王冠、钉上罪恶的十字架的圣子。愿她把他当作她的良人，因为他而哀恸。神舍身挽回了她，神爱她。与神的大爱相比，他自己（阿伯拉尔）的爱是色欲，一心想从她身上获取快乐。假如他——阿伯拉尔为她受了什么磨难的话，也并非是由于自愿，也不是为她的缘故，像基督那样通过受难，为使他获得拯救。愿她为使他完全的那位神哭泣，不是为败坏她的人而哭，为她的赎罪者，不为她的引诱者。为替她死的主，不为主活着的仆人，那仆人自己刚从死亡阴影里挣脱。让他的姊妹在忍耐中接受神赐给她的怜悯，神有时通过毁坏身体拯救灵魂。

“我们在基督里是合一的。就像婚姻使我们在肉体上合一一样。你的一切对我也不是外物。基督是你的，因为你是他的佳偶。现在你把我视为一名仆人，过去我却是你的主人——一个在精神恋爱里与你连接在一起的仆人。我托付你请求他给予我们庇护，因为我的祷告或许不蒙垂听。没有什么能阻碍我写这段祷告辞的请求，我现寄送给你的就是：‘哦，神啦，是你从男人身中造出女人，授予婚姻神圣的地位，为我的软弱，添加良方补救我的不坚韧。不要轻视你的女仆的祈祷，那些为我的罪与我亲爱的人的罪而作的祷告。宽恕我们犯的大罪，让我们的滔天大罪在你永不磨灭的仁慈的伟大力量下得遮盖。惩罚眼下的罪人，赦免将来的犯人。主啊，愿随你意，你结合我们，又最终拆散我们。现在就把你因慈悲胸怀而开始的一切完结吧！对那些在此世分离，在天终将永久结合的人们，你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灵粮，我们的前程，我们的安慰，永蒙上主福佑的人献上这篇祷告，阿门。’”

“在基督里我要向你告别了，基督的佳偶，在基督里告别，在基督里成长。阿门。”

爱洛依丝在接下来的一封信中，听从了劝告，把她的笔端，而非思想，转向了阿伯拉尔提醒过的那些话题上。这些学究气的称谓语无法用现代语言译出，姑妄译为——“致她独有的、特别的主人 (Domino Specialiter Sua Singulariter):”

“你没有理由指责我叛逆。你的命令只能让我无限忧伤的心里有些话无法表达。在写信时，我会让我的语言温和一些，而说话时，我不能保证我能这样做。我们的心是最不受约束的。它总让我们服从它而不是让它服从我们。当我们的爱意背后怂恿它时，我们无法控制住我们用语言将之表达出来的冲动。常言道：‘心满口溢。’我在不能控制自己时，便不写信。忧伤的心是否象手一样听人指挥？你可以为忧伤提供一些补救措施，尽管这不能令它消逝。一根钉子钉进去，会把另一根钉子逼出来，新思想会把旧思想逼走，心里就有了一段空闲时间。一个想法若主旨真的很好很重要，会提升我们的思想，比别的想法更能有效地引领我们。”

这封长信的其余部分表明爱洛依丝把她的原则付诸实践了。她强迫自己把心思转向思考，从而也落笔讲谈符合一名修女院长思想的那些话题，这种话题将使阿伯拉尔满意，也会引出长长的回信。是否她真在意那些事，是否她操这些心是为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从而找到某种替代渠道，让她与一个不能再作她情人的人沟通交流。是否这些动机兼而有之，各占多大比重，那只有天神通过试炼她的心后才弄得明白。

修女院院长接着说：

“在这里的所有基督的仆人和你的女儿，请求你这个作父亲的给这些有需求的人做两件事。第一，请你教导我们修女制度的起源和使我们应召的权威。另一件事：起草一份适合妇女的院规，规定在我们修院必须遵守的准则。我们从神圣教父的著作里找不到适合妇女的院规，已有的院规为修士和修女准备的规矩都一样，让软弱的性别和刚强的性别在修道生活中担同样的重担，这是我们修院制度中的内在缺陷。”

爱洛依丝为阿伯拉尔出了一道难题。接着说明从本尼迪克以来的各种修道院

院规，都没能对妇女的习惯、要求与缺陷作充分考虑，此时此地的院规只考虑了男人的弱点。她讲到诸如穿着、饮食、以及与修女有关的生活琐事。她写起信来就像圣经中那些有学问的人一样，具有教父著作一样的写作风格。把整个事情摆出来，并用细节表明她对它们的症结都心知肚明，这是令人惊异的。她在信的结尾提醒阿伯拉尔：在上帝之下，阿伯拉尔是修院的创建人，他有责任在他有生之年为修女们创立一套院规，让她们终生遵循。修女们后来可能会有一位训导师，以一种她们不熟悉的方式建立某种规范，但没有阿伯拉尔的细致周到，因为没有阿伯拉尔的话容易令人接受，只有他讲话，她们才乐意听从。再见！

爱洛依丝的第一封信表达的是伟大的爱，第二封信中懊恼痛苦是主调，在第三封信中，她已取得了自我控制能力，她压制了自己的本心，从开头到结尾的短短一句“再见”，显得漫不经心与不动声色。

阿伯拉尔就圣经中有关修女的来源问题回了一封长长的书信，接着又写来一封更长的书信，其中有对圣灵修道院修女们的教导，劝诫，还附有规章。他也就圣经研修给她们写了一封信。从此以后，他对爱洛依丝与修女们的忠诚奉献体现在他为她们的灵命成长，和在主里的建立所写作的大量文字。爱洛依丝寄给他一份长长的清单，列了有关圣经中纠缠难解的字句，他也总是勤勉地详细作答。⁶他接着送给她一集他自己创作或者说“改编”的圣歌集，供修女们用，并附上一纸说明：“在你们的祈祷中，爱洛依丝姊妹，一度在俗世是我最亲的人，现今在基督里是最亲爱的人，我已经创作了一些在希腊文称作圣歌、在希伯来文称“tillim”（赞美诗）的作品。”按修女们的要求，他接着解释了为什么在教会已有大量圣歌备用的前提下他还要这么做的原因。

接下来，他为她们写作了大量的布道文，他也附了一封给爱洛依丝的信。“完成了圣歌集与续抒咏（Sequences），在基督里尊贵的至爱的姊妹爱洛依丝，我又为你的会众写了一些布道文，我不拘泥字句，而关注精义。但恐怕不加修饰的风格更适合心地单纯的听众。在创作与编辑这些布道文时，我以教会节令为序来编排内容。在主里，让我向你说再见——向我旧日的亲人，今日在基督里的至亲，我过去的爱妻，今日在神圣职业中的精神上的姊妹与伴侣说再见。”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期，当桑斯公会议（Council of Sens）谴责其说教时，阿伯拉尔给爱洛依丝寄了一封信表白他的信念。在不久之后，过惯暴风雨一样生活的阿伯拉尔在克吕尼修道院找到了最终的庇护所。好心、可敬的修道院长尊者彼得致爱洛依丝的一封信中，透露了阿伯拉尔的最后岁月（安定平静的岁月？）的生活情形。他写道：他已欣喜地收到她的爱心写就的来信，⁷他借此机会，首次表达对她的爱心的承认与对她本人的尊敬。他提到她在披修女服之前所认真进行的研究（在妇女中是如此少见），然后提到她在修女这个神圣职业中，所树立的睿智而神圣的生活典范——她战胜现世君王（魔鬼）的成功。他说他对她的敬慕

⁶ 爱洛依丝的最后一个问题（Problema）没有涉及圣经，是由她自己的生活所激发的。“若某人所做的是上帝所允准，依上帝的命令所做的，他仍会犯罪吗？”阿伯拉尔回复时谈论了夫妻之间允许做的事。

⁷ 爱洛依丝的这封信已失传。

非常深切，他对此的表达也很极端。这个好人对爱洛依丝的热切赞扬是任何有学识、明智、圣洁的妇女所能得到的最高的表彰了。他提到他的修院如果有她同处会得到的益处，然后接着说：

“虽然上帝的圣意拒绝给我们这个机会，但却给了我们享受他的存在的丰盛——他也是你们的——彼得·阿伯拉尔大师。人们谈起他，都尊他为基督真正的仆人，一个哲人。教会特许他在克吕尼度过晚年。通过他，我们修院获得了比黄金还要宝贵的财富。简单地写几句话，并不能对他在我们中间所过的属灵、谦卑、虔敬的生活追摹无遗。我从没有见过在穿着与仪态上比他更谦卑的人。在我们弟兄们聚会的场合，我推他占首席，他穿着朴素之极的衣衫，却总是在我们之中最后出现，位列末席。在僧侣们走过我身边时，我时常满怀赞叹地想：这样伟大而闻名的一个人却自谦自贬到如此地步！他自奉甚俭，饮食从简，对一切超出最基本需要之外的事物都厌弃。他勤于研究，恒切祷告，只有在弟兄们请教问题，或者他想向我们阐明神圣主题时，才打破沉默讲上一些话。他尽可能总是出席圣礼。他的心思、言谈、行为，就是宗教生活、哲学与治学的活教材与范本。最后，因为他的身体衰弱，我就送他到索恩河(Saone)边的一个静僻、有益健康的养身之地住下来。所以他与我们同住时，他是纯朴而正直的，可谓敬畏上帝，远离凶恶，把他生命的最后时光奉献给神。他尽力支撑着埋首书本，祷告、读经、写作、口述创作。在这些圣工中——而不是睡觉或旁观中，他被天国使者接走了。他会把他作为献祭，献给永恒的婚宴——不是作为一个蠢笨的女仆，而是作为一个充满智慧的女仆，手擎的油灯里盛满了油——圣洁生活的意识。当他前去支付作为人类的最后的债务时，他的疾病是短暂的。在临终圣礼中，他坦承他的大公信仰，然后忏悔他的罪。和他同在的弟兄们，可以证明他是何等虔诚地领受临终圣餐，他是以何等的炽热信念把他的身体与灵魂奉献给拯救者。一代宗师彼得就这样走完了人生的路。这个以其学说闻名于世的人进到了上帝的学校，上帝教导他：“跟我，因我是谦卑虚己的。”他同样以这种谦卑虚己的心升天到了主那里，我们都相信这一点。

在主里的可敬的至亲的姊妹，这个人曾经与你肉体上结合，又被神圣之爱的更坚实的链条连接到一起。他代替你，或作为另外一个你，神已将他拥入怀，在主再来的时刻，上主会将他归还给你。”

这位好心的修道院院长访问了圣灵修道院，在他返回克吕尼后，收到了一封来自修女院院长的信：

“神的仁慈已经临到我们，您肯移动尊驾前来看顾我们，我们欣喜万分。最善心的神父，您以宽怀大德枉驾光临我们鄙陋的修道院，令我众人倍感荣幸。对那些了不起的人来说，您的拜访都是极大的荣耀。别人就更能了解您大驾光临所带给他们的巨大益处。我无法用言语来讲出或用思想理清，您的到来对我是多么有益，多么甘美的一件事。您作为我们的修道院院长，我们的主人，在上个20月的罗马古历(Calend)第16天与我们同望弥撒，您命令我们听从圣贤的话。您用(圣经)神圣的话语(Divine word)滋养我们——您给我们主的身体，并且重申对来自克吕尼的礼物的承诺。对我这个不配作您仆人的人来说，虽然您在口头上和信中都称呼我为姊妹，您又为挽救我的灵魂，保证在我死后，为我作满月祭(Tricenarium)，让克吕尼修院的弟兄们操演。您已经真诚为我设想，用您的权柄保证了这样作。愿您成全这事，上主。愿您也送给我那个加封印的卷子，装有大师的免罪文，我好把它挂在大师的墓前。也请记住，出于爱上帝的缘故，我的也是您的——亚斯特洛布，请为他在巴黎主教或别处取得大教堂牧师的薪俸，再见了，愿上帝保佑您，愿您得空再来我们修院小住。”

好心的修道院院长回了一封善意的、充满慈爱的信，重申他要以满月祭作为礼物，保证替亚斯特洛布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随信附上了阿伯拉尔的赦罪记录：

“我，彼得，克吕尼修道院院长，曾经亲手接受彼得·阿伯拉尔为克吕尼的僧侣，批准把他的遗体，秘密移交给爱洛依丝与圣灵修道院的修女，在我的**职份上**(*pro officio*)用全能上帝授予的权柄和所有圣徒的名义免他一切的罪。”

阿伯拉尔死于1142年，终年63岁。21年后，爱洛依丝死于同一年龄，在圣灵修道院的一座墓里与阿伯拉尔合葬。

在此墓地埋葬着聪慧的女修道院院长爱洛依丝
(Hocumulu abbatissa jacet prudens Heloissa)